

明儒學案

冊七

明儒學案卷三十四 泰州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徐兆瀾 熊榮祖 劉秉楨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太湖縣擢刑部主事出守寧國府以講會鄉約爲治丁憂起復江陵問山中功課先生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悉修境內水利莽人掠迤西迤西告急先生下教六宣慰使滅莽分其地莽人恐乞降轉參政萬曆五年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惡焉給事中周良寅劾其事畢不行潛住京師遂勒令致仕歸與門人走安城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嘗以師席自居十六年從姑山崩大風拔木刻期以九月朔觀化諸生請留一日明日午刻乃卒年七十四少時讀薛文清語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

吾澄然湛然之體決志行之閉關臨田寺置水鏡几上對之默坐使
心與水鏡無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過僧寺見有榜急救心火者以爲
名醫訪之則聚徒而講學者也先生從衆中聽良久喜曰此真能救
吾心火問之爲顏山農山農者名鈞吉安人也得泰州心齋之傳先
生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
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
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
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時如大
夢得醒明日五鼓卽往納拜稱弟子盡受其學山農謂先生曰此後
子病當自愈舉業當自工科第當自致不然者非吾弟子也已而先
生病果愈其後山農以事繫留京獄先生盡鬻田產脫之侍養獄中
六年不赴廷試先生歸田後身已老山農至先生不離左右一茗一
果必親進之諸孫以爲勞先生曰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楚人胡宗
正故先生舉業弟子已聞其有得於易反北面之宗正曰伏羲平地
着此一畫何也先生累呈註脚宗正不契三月而後得其傳嘗苦格
物之論不一錯綜者久之一日而釋然謂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
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

末終始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卽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之妙術也夜趨其父錦臥榻陳之父曰然則經傳不分乎曰大學在禮記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慎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術耳父深然之又嘗過臨清劇病恍惚見老人語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勸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痼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夙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驚起叩首流汗如雨從此執念漸消血脈循軌先生十有五而定志於張洵水二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先生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爲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適工夫難得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學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爲心之本體沉滯胸膈留戀景光是爲鬼窟活計非天明也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顧盼

呿欠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眼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然所謂渾淪順適者正是佛法一切現成所謂鬼窟活計者亦是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之呵不落義理不落想像先生真得祖師禪之精者蓋生生之機洋溢天地間是其流行之體也自流行而至畫一有川流便有敦化故儒者於流行見其畫一方謂之知性若徒見氣機之鼓盪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先生未免有一間之未達也夫儒釋之辨真在毫釐今言其偏於內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言其只是自私自利又言只消在迹上斷終是判斷不下以義論之此流行之體儒者悟得釋氏亦悟得然悟此之後復大有事始究竟得流行今觀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無紀何以萬殊而一本主宰歷然釋氏更不深造則其流行者亦歸之野馬塵埃之聚散而已故吾謂釋氏是學焉而未至者也其所見固未嘗有差蓋離流行亦無所爲主宰耳若以先生近禪并棄其說則是俗學之見去聖亦遠矣許敬菴言先生大而無統博而未純已深中其病也王塘南言先生蚤歲於釋典玄宗無不探討縉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

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懷智嘗閱中峯廣錄先生輒命屏去曰
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
學者百無一二可謂知先生之長矣楊止菴上士習疏云羅汝芳師
事顏鈞談理學師事胡清虛即宗正談燒煉採取飛昇師僧玄覺談
因果單傳直指其守寧國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訟者跣趺公庭斂目
觀心用庫藏充餽遺歸者如市其在東昌雲南置印公堂胥吏雜用
歸來請託煩數取厭有司每見士大夫輒言二十三天憑指箕仙稱
呂純陽自終南寄書其子從丹師死於廣乃言曰在左右其誕妄如
此此則賓客雜沓流傳錯誤毀譽失真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學也

近溪語錄

問今時談學皆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
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如何似無而有曰先生隨言對答多歸之赤子
之心曰如何似有而無曰纔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却不是似
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耶曰吾子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
子初生亦是赤子否曰然曰初生既是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
子長成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然曰卽此問答用學慮否
曰不用曰如此則宗旨確有矣曰若只是我問你答隨口應聲個個

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安望有道可得耶曰其端只在能自信從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曰赤子之心如何用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及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安樂不思外求愈多中懷愈苦老死不肯回頭惟是有根器的人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憬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赤子渾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來體貼方寸頓覺虛明天心道脈信爲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請看慈母之字嬰兒調停斟酌不知其然而然矣○問學問有個宗旨方好用工請指示曰中庸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也欲求希聖希天不尋思自己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却如何希得他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赤子之心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爲而爲莫之

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然則聖人之爲聖人只是把自己
不慮不學的見在對同莫爲莫致的源頭久久便自然成個不思不
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
愛戀母親懷抱却指著這個愛根而名爲仁推充這個愛根以來做
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深而
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時
時中庸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問吾人在世不免
身家爲累所以難於爲學曰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只因以學爲難所
以累於身家耳卽如纔歌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
必有順逆今日曰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純陽矣夫天
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乎此非不近人情有所
勉強於其間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
渺莫說些小得失憂喜毀譽榮枯卽生死臨前且結纓易簣曳杖逍
遙也○問臨事輒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妥貼靜定多因養之未至故
如是耳曰此養之不得其法使然因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主意後
面事來多合他不著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
意如何不要孟子亦說不動心曰心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

能得不動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百千萬年終是要動也○問善念多爲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暴發不平事已輒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曰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善推車者輪轅迅飛則塊磊不能爲礙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所云雜念念怒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時則恭敬安和只在專志受教一毫雜念也不生曰吾子旣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是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而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爲易搖而王道蕩蕩平平終身由之絕無崎嶇灘瀨也故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今古一路學脈真是簡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崎嶇而迴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路之阨於吾人哉抑果吾人之自阨也○

問吾人心與天地相通只因有我之私便不能合曰若論天地之德雖有我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卽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機之所貫徹但謂自家愚蠢而不知之則可若謂他曾隔斷得天地生機則不可曰極惡之人雷霆且擊之難說與天不隔曰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痛曰驚是孰爲之驚痛是孰爲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也已○一友每常用工閉目觀心羅子問之曰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常恐不能保守奈何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或未是耳曰此處更無虛假安得不是且大衆俱在此坐而中炯炯至此未之有改也羅子謂天性之知原不容昧但能盡心求之明覺通透其機自顯而無蔽矣是故聖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爲根源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爲日用若坐下心中炯炯却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吾人有生有死我與老丈存日無多須知炯炯渾非天性而出自人爲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也今在生前能以天明爲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至歿身不爲神者無幾若今不以天明爲明只沉滯襟膈留戀景光幽陰既久歿不爲鬼者亦無幾矣其友遽然曰怪得近來用工若日中放過處多則夜臥夢魂自在

若日中光顯太盈則夢魂紛亂顛倒令人不堪非遇先生幾枉此生矣○問用工思慮起滅不得寧貼曰非思慮之不寧由心體之未透也吾人日用思慮雖有萬端而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舉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哉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慮以百言此心非無思慮也惟一致以統之則返殊而爲同化感而爲寂渾是妙心更無他物欲求纖毫之思慮亦了不可得也○一友執持懇切久覺過苦求一脫洒工夫曰汝且莫求工夫同在講會隨時臥起再作商量旬日其友躍然曰近覺生意勃勃雖未用力而明白可愛曰汝信得當下卽是工夫否曰亦能信得不知何如可不忘失曰忘與助對汝欲不忘卽必有忘時不追心之旣往不逆心之將來任他寬洪活潑真是水流物生充天機之自然至於恆久不息而無難矣○問別後如何用工曰學問須要平易近情不可著手太重如麤茶淡飯隨時遣日心旣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雋永之味也○問某用工致知力行不見有個長進處曰子之致知知個甚的力行行個甚的曰是要

此理親切曰如何是理曰某平日說理只事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要求此理親切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如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親切哉如此明辯到底如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問吾儕或言觀心或言行己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一友率爾曰豈童子亦能戒慎恐懼耶羅子曰茶房到此幾層廳事衆曰三層曰童子過許多門限階級不曾打破一個茶甌其友省悟曰如此童子果知戒懼只是日用不知羅子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解曰知有兩樣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方是睿

以通微神明不測也○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
 曰既無以異則何以謂之聖學也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
 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卽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卽常人
 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
 ○諸友靜坐寂然無譁將有欲發問者羅子止之良久語之曰當此
 靜默之時澄慮反求如平時躁動今覺凝定平時昏昧今覺虛明平
 時怠散今覺整肅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徹則人人坐間各抱一明鏡
 於懷中却請諸子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心事端莊則如冠裳濟
 楚意態自然精明若念頭塵俗則蓬頭垢面不特旁觀者恥笑而自
 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曰三自反可是照鏡否曰此個鏡子與生
 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人纖毫瞞他不過故不忠不仁亦是當初
 自己放過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後因反己乃
 知也曰吾儕工夫安能使其常不放過耶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誰
 肯蓬頭垢面以度朝夕耶○一廣文自敘平生爲學已知性羅子
 問君於此時可與聖人一般否曰如此說則不敢曰既知是性豈又
 與聖人不似一般曰吾性與聖一般此是從赤子胞胎時說若孩提
 稍有知識已去聖遠矣故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

本性久則聖賢乃可希望時方飲茶遜讓羅子執茶甌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甌之事今且未見甌面安得遽論持甌恭敬也曰我於甌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持不能如聖人之恆常不失耳曰此個性只合把甌子作譬原却不卽是甌子甌子則有見有不見而性則無不見也甌子則有持有不持而性則原不待持也不觀中庸說率性謂道道不可須臾離今云見持不得恆常則是可以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曰此性各在當人稍有識者誰不能知況用功於此者乎曰君言知性如是之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以盡心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知性則知天故天未深知則性亦不可爲知也君試反而思之前日工夫果能旣竭其心思乎今時受用果能知天地之化育乎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河山草樹大地回春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弊苟仍是舊日境界我知其必然未曾知也廣文沉思未有以應童子捧茶方至羅子指而謂一友曰君自視與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功曰此時覺心中光明無有沾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今云心中光明又自己翻帳也友遽然曰並無翻帳曰童子

見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廣文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却是如何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謂用功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是童子獻茶來時隨衆起而受之從容啜畢童子來接時隨衆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也廣文恍然自失○廣文再過訪自述近得個悟頭甚是透徹羅子問其詳對曰向時見未真確每云自己心性時得時失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口鼻心思天生五官職司一樣試說吾此耳此目終日應接事物誰會一時無耳目哉耳目既然則終日應接事物又誰會一時無心思哉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內外主宰已定而自己工夫豈不漸漸純熟而安全也哉羅子笑曰此悟雖妙恐終久自生疑障廣文不服羅子曰今子悟性固常在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爲之而不善亦性在時爲之也以常在而主張性宗是又安得謂性善耶廣文自失問將奈何曰是不難蓋常在者性之真體而爲善爲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用不能以遷體也試思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其千變萬化於前者能保其無美惡哉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聽之均視之一一更均

明曉而辨別之是則心思之能事性天之至善而終日終身更非物感之可變遷者也廣文曰先生之悟小子也是死而復生之矣○羅子令太湖講性命之學其推官以爲迂也直指慮囚推官與羅子待推官靳羅子於直指曰羅令道學先生也直指顧羅子曰今看此臨刑之人道學作如何講羅子對曰他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好不及他今日直指詰之曰如何不及曰吾輩平時講學多爲性命之談然亦虛虛談過何曾真切爲着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爲到此都用不着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祿在前也都沒幹他們如今都不在念只一心要求保全性命何等真切吾輩平日工夫若肯如此那有不到聖賢道理直指不覺嘉歎推官亦肅然○羅子行鄉約於海春書院面臨滇海青苗滿目客有指柏林而告曰前年有司遷學議伐宮牆樹以充用羣鳥徙巢而去分守李同野止勿伐羣鳥一夕歸巢如故言訖飛鳴上下樂意相關昆陽州守夏漁請曰恆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求之愈勞而去之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日用之間言動事爲其停當處卽與聖賢合一也羅子曰停當二字尙恐未是夏守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

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覩茲柏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嘯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不爲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嬉笑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爲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夏守懔然自省作而言曰子在川上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未嘗一息有間今當下生意津津不殊於禽鳥不殊於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片矣欲求停當豈不是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邊善便有一邊不善既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晝夜相通如何能得萬物一體顏子得此不息之體其樂自不能改若說以貧自安而不改淺之乎窺聖賢矣○問人欲雜時作何用藥曰言善惡者必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必先吉而後凶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天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是個光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癸丑羅子過臨清忽遭重病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心病則復何如羅